



项链

项链，也许本来也是完全不必要的一种东西，但它显然又是必要的，它甚至是跟人类文明史一样长远的。

或者是一串贝壳，一枚野猪牙，或者是埃及人的黄金项圈，或者是印第安人的天青色石头，或者是中国人的珠圈玉坠，或者是罗马人的古钱，以至土耳其人的宝石……项链委实是一种必要。

不单项链，一切的手镯、臂钏，一切的耳环、指环、头簪和胸针，都是必要的。

怎么可能有女孩子会没有一只小盒子呢？

怎么可能那只盒子里会没有一圈项链呢？

田间的番薯叶，堤上的小野花，都可以是即兴式的项链。而做小女孩的时候，总幻想自己是美丽的，吃完了释迦果，黑褐色的种子是项链，连爸爸抽完了烟，那层玻璃纸也被扭成花样，串成一环，那条玻璃纸的项链终于只做成半串，爸爸的烟抽得太少，而我长大得太快。

渐渐地，也有了一盒可以把玩

的项链了，竹子的、木头的、石头的、陶瓷的、骨头的、果核的、贝壳的、镶嵌玻璃的，总之，除了一枚值四百元的玉坠，全是些不值钱的东西。

可是，那盒子有多动人啊！

小女儿总是瞪大眼睛看那盒子，所有的女儿都曾喜欢“借用”妈妈的宝藏，但她们真正借去的，其实是妈妈的青春。

我最爱的一条项链是骨头刻的（“刻骨”两个字真深沉，让人想到刻骨铭心，而我竟有一枚真实的刻骨，简直不可思议），以一条细皮革系着，刻的是一个拇指大的襁褓中的小娃娃，圆圆扁扁的脸，可爱得要命。买的地方是印第安村，卖的人也说刻的是印第安婴儿，因为只有印第安人才把娃娃用绳子绑起来养。

我看，几乎失声叫起来，我们中国娃娃也是这样的呀，我忍不住买了。

小女儿问我那娃娃是谁，我说：“就是你呀！”

她仔细地看了一看，果真相信了，满心欢喜兴奋，不仅拿出来摸摸弄弄，还真以为就是她自己的塑像。



我其实没有骗她，那骨刻项链的正确名字应该叫作“婴儿”，它可以是印第安的婴儿，可以是中国婴儿，可以是日本婴儿，它可以是任何人的儿子、女儿，或者它甚至可以是那人自己。

我将它贴胸而挂，贴近心脏的高度，它使我想起“彼亦人子也”，我的心跳几乎也因此温柔起来，我会想起孩子极幼小的时候，想起所有人类的襁褓中的笑容。

挂那条项链的时候，我真的相信，我和它，彼此都美丽起来。

（张晓风）



谁的话多

丈夫在看报纸时注意到一条消息：研究表明，女人比男人话多。上面写着：“男人每天说1.5万个字，而女人每天要说3万个字。”

丈夫平时就抱怨妻子话太多，这次他要证明这一点。于是，他得意地给妻子看了报上的这条消息。妻子想了一会儿说：“那是因为女人要把话重复多次，你们男人才能听懂。”

视力

父亲问儿子：“家中谁的视力最差劲？”

儿子回答：“爸爸的视力最差劲！因为您光看一张邮票就得用40倍的放大镜看上大半天。”

父母守则

1. 始终如一。
2. 当他在场的时候，不要在别人面前随便谈论他（例如聊他的糗事），不要让他难为情。
3. 不要因为自己认为不好的事而批评他。
4. 不要对已经允许他做的事过分严苛。
5. 日常生活：吃饭、做作业、洗澡、刷牙、收拾房间、讲故事、睡觉。
6. 当我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能让他独占我的时间。
7. 多称赞他做出的努力（不要有糟糕的表情、叹气或不耐烦等）。
8. 不要抑制孩子的幻想。
9. 让他知道成年人有自己的世界，而这个世界暂时与他无关。
10. 不要以为我不喜欢做的事（比如洗头、洗澡）他也不喜欢。

（苏珊·桑塔格）

